



梁信文选

梁信 著

卷 四

LIANGXINWENXUAN

广州出版社

LIANGXINWENXUAN

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
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梁信文选

卷四

梁信 著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梁信文选 / 梁信著—广州：广州出版社，2006.10

ISBN 7-80731-153-3

I. 梁… II. 梁… III. ①梁信—文选②文学—作品综合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5576 号

书 名 梁信文选 (卷四)

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

(地址：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：510121)

责任编辑 李瑞霞 李筱敏

责任校对 梁 玲

封面设计 可 可

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

(地址：广州市中山大道棠东工业区官育路 20~22 号

邮政编码：510630)

规 格 889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总 印 张 84

总 字 数 225 万
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7-80731-153-3 / I · 23

总 定 价 1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封面照片：

1956年，在中央文学讲习所
(今之鲁迅文学院)进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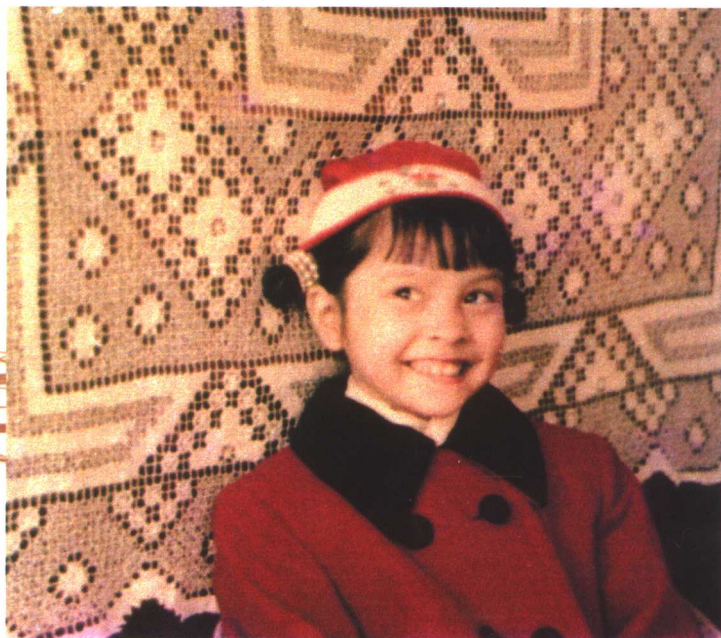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80731-153-3



9 787807 311539 >

ISBN 7-80731-153-3/I·23

总定价：126.00元



爸，快拍！看我臭美的样儿！



你从哪里来？我的
朋友！

（丹妮五岁半）



竹劈两耳峻，
风入四蹄轻。

准备好万里驰骋（丹妮在祖母安息的内蒙大草原上）

一个人，一个家，亿万人，
万代人都只能在无限空间、无限
时间里留下渺小的一瞬。

可又把这一瞬间的每十二个月
夸大为“年轮”。

我的女儿！爸妈再不能天天
抱着你，爱抚你的小手小脚，用面
颊去试你的体温。

我们都必须服从——年轮！

——丹妮自拍



目录

电影文学剧本

从奴隶到将军·····	1
附：“腾龙奖”后话·····	133
碧海丹心·····	135
红姑寨恩仇记·····	213
最后的时光·····	282

● 电影文学剧本

从奴隶到将军

人物表

罗霄——出场十七岁（一九一五年），逝世时五十岁（一九四八年）。

索玛——第一个索玛十六岁；第二个索玛出场十九岁，终场四十一岁。

郝军——出场二十五岁，终场时三十九岁。

陈毅将军——出场三十一岁，终场四十一岁。

郑义——出场时二十一岁，死时四十六岁。

耿大刀——比罗霄小十岁。

陈大炮——比罗霄小五六岁。

小马兵——比罗霄小十五六岁。

赵上士——与罗霄同龄。

罗乾——罗霄长子。

罗北——罗霄次子。

罗继红——罗霄女儿。

黄大阔——出场二十二岁，终场时五十二岁。

苏长官——比罗霄大三四岁。

护国军官兵。

北洋军官兵。

蒋军官兵。

红军指战员。
新四军指战员。
侵华日军官兵。
汪伪军官兵。
赤卫队员与苏区工农群众。
人民解放军步兵、炮兵、骑兵、坦克部队。
抗日根据地群众。
敌占区各界群众。
中外记者。

上 集

第一章 逃亡与投军

—

迎亲喜乐在崇山峻岭中回响。

大片大片的雪花儿，伴着喜气洋洋的口吹竹叶声，在空中轻飘曼舞……

悬崖绝壁下，一条令人目眩的深涧。

深涧上只有一条独藤“桥”（不是一般概念的藤桥，是千万年藤缠藤缠成水桶粗那种自然生长的“桥”）。

在不间断的喜乐声中，迎亲队伍从远远的高山上走下，奔独藤桥而来。

迎亲队伍过桥——人们会惊叹他们走在落雪的独藤上如履平地（只拍下身）：全部赤脚，破烂裤子。

只有两人穿着新草鞋（其中一双缀有红绒球）——这是新郎与新娘：奴隶时期的罗霄（他现在没有姓名，他只知道“乳名”小箩筐）、索玛。

见全队：这是一支居住在云贵山区的彝族奴隶（非家生娃子）们

的迎亲队伍。按照当地的风俗，穿着破烂的民族服装。成年男子则披毯毯，多数肩火枪、挎刀，身体魁伟而强悍。

喜乐中可闻虎吼狼嗥。行进间每遇饿兽乱窜。

枪声：迎亲队伍中有人用火枪打鹰，不中。

新郎左右的伴郎要新郎打。

小箩筐将火枪横在胸前。只见他用眼瞟一下空中的老鹰，枪响了……

那老鹰翻落在无底的深涧中。

喜乐奏强音。

索玛用深情的目光看着小箩筐。

他俩悄悄拉起手……

笑声伴着队伍前进。

队伍上升峻岭，上升、上升……没入云端。

有人指脚下，在浓云之上的老鹰，还要新郎打。小箩筐则向下指一指、摆摆手，又向上指——

上面，那是云上的蓝天。

蓝天下衬出险峰之巅的寨子。

这里已经不落雪。

喜乐声中，队伍向寨子走去……

二

画外喜乐声继续……

油头粉面、皮袍马褂、金表眼镜的黄大阔，背身对镜头，隔窗向外看：迎亲队伍进寨子。

黄大阔转身说：“不虚此行……”

这里是大土司神厅。

开头，观众还只见中间对起来的两张地桌上，摆着很多东西。一个胖得发喘、穿着黑彝贵族服装的老头子，坐在太师椅上抽烟。他的身后是一个大火塘，升着熊熊的炭火。炭火后捆着两个女奴隶

(她们好像在火堆中站着)。

一身富贵相，迈着悠闲八字步的黄大阔，说完了上面四个字，就围着桌子转。边查看边叨咕：“……不虚此行！”他查看：

摆在桌子上的虎豹皮，带半个头骨的“四枝”大鹿茸，鹿胎，熊掌熊胆，猴头雪蘑。

“但是要换一身将校服，还缺个标致的小姐儿——你知道督军大人是很爱玩小姐儿的！她俩，”黄大阔指被捆着的二女奴，“可远不如那个呀！”他指窗外。透过窗子尚闻喜乐声。

土司：“你指的是……成亲的那个？……”他一回头——

观众这时才看到：靠墙、通道处站着个恶奴。此人忙躬身：“叫索玛。”

土司：“对，那个小姐儿叫……索玛。”

黄大阔吧嗒吧嗒嘴：“啧啧，好甜的名字！”

土司半闭起眼鼓烟：“如果中意，你就给督军带去。为老弟的前程嘛！”

“人家已经成亲了呵！”

“我有初夜权哪！叫她先伺候你一夜，明天带走。”

“初夜权？！”

“初夜权。”

“妙！初、夜、权！哈哈……”

三

喜乐继续。

新郎家竹寮前。

宾客们围着新人。

当地升着大堆木柴火。欢跳的火光照耀着一双新人年轻而容光焕发的面孔。

两位新人举杯，对饮合欢酒。

他俩拜父母(小箩筐的父母)。

宾客们(全是娃子)围着火堆举竹杯。
十几对年轻的女娃儿们翩翩起舞。
两位新人迎着火光的笑脸。
索玛抚摸自己发烧的面颊，她的心醉了。
彝族歌舞声中，马蹄响——
前面见过的那个恶奴，领七八名士兵，闯进人群。
恶奴直奔小箩筐的父母，指手画脚吼起来。
宾客们被士兵赶走，
二老跪在恶奴面前求情。
恶奴命士兵抢人。
小箩筐拿火枪从屋内冲出。士兵们齐上。
一阵搏斗。四五个士兵终于将他打倒。
恶奴将小箩筐的火枪摔断。
士兵将索玛抢走。
小箩筐抬起流血的脸。
留给他最后一瞥的是：被拖走的索玛满脸泪痕转身对他伸出双手……
小箩筐流血的脸……
残阳如血。

四

鸟归林。
熄灭了的火堆，在黑暗中那余火像一滩血。
竹桌上打翻的酒，顺桌沿向下滴、滴……
淌不完的泪：二老在竹寮内对泣。
里间。膝盖上放着断了的火枪。抬头——小箩筐双目喷火。
他没有泪。他在想：
索玛满面泪痕伸着双手向他求救。
土司在狞笑。

化入土司的庭院。

他扔掉断枪，奋起。隔门缝看看父母：二老已和衣躺下。

他迅速转身，从竹桌上拿起火镰、火石、火绒，带好。

他从窗口跳出。

五

下弦月向全寨洒下青白的光，如雪似霜。

巍峨的土司庭院，傲然俯视娃子们的茅屋草寮。

小箩筐以他独特的矫健身法，爬上土司庭院的后墙。举目看：后院已无灯火，前庭灯火尚明。他飞身跳下，潜入后院。

他并不熟悉这里，但目标是向前庭潜入。他路过一排土屋，听到从里边传出痛苦的呻吟，显然是女孩音。他爬上小窗向里看：

像一棵树从中心锯开那样的长木枷，摆在地当中。十几个女奴，脚顶脚(每人枷一只脚)被枷着睡在地上。有两人在梦中呻吟。

他咬着牙，离开窗口。眼睛盯着前院灯火，潜行。

突然，有脚步声从对面传来，他躲到墙根大树下。

对面来人似乎在叨咕：“哪去了？……”直奔他走来。

他四周看看，无处躲；他抬头想上树。待他又一转眼准备从何处向上爬时，看到——

大树枝桠间一双腿。脚上穿着一双缀红绒球的草鞋。

他的头脑里一声炸雷！他伸手扑上去，然而天旋地转。他强自镇定站住脚。与此同时——

对面来人已接近树下。

他急隐入高墙的阴影里。手扶墙勉强站稳。

来人喊起来：“索玛！……索玛！索……不好了，来人哪！索玛吊死了！”

数家奴跑来。

小箩筐昏倒在高墙下。

天空，旋转，模糊……残月变黑、变黑，一片黑暗……

画外人声渐息。

他从昏迷中醒来。扶墙站起。摇摇晃晃不知所往，又倒下：倒在一堆柴草上。

他像被什么声音唤醒。动作敏捷地一摸：是草。他立刻挺身跃起。

他将草一捆又一捆搬到正房后墙下。

穿着那双新草鞋的脚，来回奔跑……

他看看搬来的草，认为够了。手摸火镰，眼对土司还亮灯的窗口，投一仇恨的目光。

打火镰：一闪光——父亲的影像。打火镰：一闪光——母亲的影像。

哧——特大的泪珠，落在已打燃的火绒上，湮灭了那一星火。他退身，没入黑暗中……

六

他家的竹寮。

他扒窗看看二老双亲，心如刀绞。

他跪在门外，对父母叩头。

几步一回头，终于咬牙离去。

往前看：黑沉沉的夜，黑沉沉的山、山……周围不断传来野兽的吼叫。

寒风呼啸，将山顶积雪掀下。

漫天的风雪，吞没了一个十七岁奴隶的身影……

七

日。过险山。涉急流。

扔掉透了底的草鞋。

夜。宿山崖下，吃野果。嚼着嚼着，他睡着了。

山崖下另一个小洞里，一个温暖的“小家庭”：两只大山兔搂

着几只小山兔，安详酣睡。

严寒（透过崖下的冰柱）、饥饿（他手中还攥着一把野果），逼得他在一阵冷风中冻醒了。

他站起身——走！

赤脚在山石上攀登。

他坐在高入云层的山巅上，冷眼看苍茫大地。

一座城市，在群山环抱中的远方。

八

他走在城市街道上。

小饭馆传出跑堂的叫菜声、刀勺响。路两旁摆着年货摊。饱食暖衣的人们，在准备过大年。大兵们来往于人群中。

他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。

商铺门前，摆一地桌，左右插着两面小旗，白布黑字。左书：“讨袁护国”，右书：“招兵买马”。桌后，站着白副官（少尉衔）。对桌前站着的小箩筐（他背对镜头），说：“姓名？姓什么叫什么？……没名没姓？鸡猫狗还有个名嘛！……什么什么？小箩筐？小箩筐！哈哈哈……奴隶娃子，滚蛋！”

小箩筐转身，走去。

郑义（他宽面广额，大胡子，高壮，但已发胖）骑马迎面来。听到白副官的最后一句话，他打量小箩筐，说：“骨架子满粗实嘛！给我当马夫吧？干不干？”

小箩筐点点头。上去拉马，走去。

白副官：“武大郎玩夜猫子——什么人玩什么鸟！这位副营长也是他妈的庄稼佬出身！”

九

从日到夜——

他在荒凉的路上遛马。

在河边刷马、饮马。

在马灯下铡草、拌料……

在人与马同住的马厩里翻看：他刚领的一身军衣、粮口袋。

郑义走来看马。他拍着那皮毛闪亮的马颈，赞许地点头。见小箩（自从军后他叫“小箩”）赤脚，就边掏钱边说：“要开仗了，你光个脚板怎样行军嘞！”

小箩问：“跟谁？跟谁开仗？”

郑义：“给，买双鞋子穿。”给银元，并指银元上的袁世凯头像：“就跟他——袁大头……”隔着马槽扔过去。

银元滚动……

十

滚动的“袁大头”，久久留在银幕上——

叠印：讨袁军士兵们冒炮火冲锋、冲锋、冲锋，脚下变换着山地、平原、河套、水田……

一堆士兵的尸体，叠印一箩箩银元。

炮声不断，从炮声中又突出银元响声（从此后炮声与银元声交错出现）。

银元响——戴戒指的胖白手，玩弄着一箩挨一箩的银元：一位官员站在地桌后，心不在焉地摸弄银元，他在给袁军的敢死队发卖命钱。这是在城楼上。

领了“袁大头”的敢死队员们，转身向城墙垛口奔去——那里炮火正紧。

炮声与银元声。城墙上，在遍插洪宪的“龙旗”的后边，袁军在冒死守城。

十一

黄昏。城外。郑义的营指挥所。

在“讨袁护国”的大旗下，小箩拉着马看战场。